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棊曰棊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其始見高棊云高低棊不甚相遠但高棊識

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
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
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
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
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輙痛
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又曰
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碁而當局者爲利害
所昏故藉傍人指之尔若低碁雖是提耳而明告
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輙大怒
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

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郤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

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强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旣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翦梟秦滅强項而卒

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

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〇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内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為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為乎一聽之誤為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

人主當端一心

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

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
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與矣至其與
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
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
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
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
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
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廼於亞父之言
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
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

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
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曰
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
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
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
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
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秪
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
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
不得爲者亦天也○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

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見曹嘔呴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亡爲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帝之法不移如山

豈兒輩咆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刊之典眞主一言其利溥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大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彊大○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

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

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

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踈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

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
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
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
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
只要理會自已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
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
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
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
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
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

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塲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爲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纖三日或人以爲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纖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爲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爲君

服三年服如諸侯爲天子大夫爲諸侯及畿内之
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
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
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
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
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已之立
爲漢社稷非爲已也故不敢以爲已私有司請建
太子則先示愽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
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

忠信可行於蠻貊

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恩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

賈誼為當時英俊

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盖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爲夸辭於是等皆在所盖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爲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

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

四者廢一不可

文帝通変宜民

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单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势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黄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黄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黄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黄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温公以爲殺之當未

仁厚中有神武

兩事不可同日語

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剛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禀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斈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斈問中來文帝是若似此人主更從

李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爲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景帝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

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孝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武帝足以有爲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遠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

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麽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

武帝四事

南軒張氏曰　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illegible]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

武帝足以回天人之心

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眞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眞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

四者相須而維持

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卽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

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歛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獲如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肩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

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

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趍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

大之心術自茲蠱壞矣況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
列矦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矦則漢之
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
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歉而猶欲假封矦以爲重此
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矦平津也而由相
封矦者漢史自爲恩澤矦自是以恩澤矦者相望
於前後使恩澤而可矦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
自矦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豢養
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巽懦
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

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天相者既非眞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尤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柰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内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

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

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

以天下為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

王政本乎天理

古人制治保邦

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主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

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始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羣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爲敵國

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

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

昭然與日月爭光

贊何一代宗臣

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

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
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
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
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
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寳
惟恐一跌然而幾踣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
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
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
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

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成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擧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

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陳（余刃）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凈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蕭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

後嗣一將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爲可憾也至叅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慮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强其君心爲可罪也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

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
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
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
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
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
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闥
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温公譏其
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

二人勇略盖世

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决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議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疎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買田宅自汚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閒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

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

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終始為韓

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絶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横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

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幷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

子房功成智隱

克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

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鄉
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
之爲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
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爲韓報仇事亦是是
爲君父報仇○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
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
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
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
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
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

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絶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

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禄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肯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

子房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貴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

下既定子房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巴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

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及其旣就國也項羽沛公之謀惟張良
知之故良說王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
何之所以强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
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
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
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王之畫略論楚之
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
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
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它人傑也向也蕭何張

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
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
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
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
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
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
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
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
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
又從而恊贊之當是時高帝兆固未可保而何以

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巳而巳巳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

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齠齔布衣之交也其
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
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
數郡一摇足則秦項之爭復搆矣漢方收民於百
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凛乎其猶蹈春冰
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矣嗚呼
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
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
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
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

彭越有功於漢

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温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鬬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

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

于以謂冒頓在固爲子壻于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明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

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訪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〇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雖獨任王陵可

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
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
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
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
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
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
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
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
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

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潜室陳氏曰

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

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

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

後附時良雖從沛公但其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

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卒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

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拒之獨問此三

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
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
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
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
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
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
凶謀旣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
則呂氏之欲簒漢二子實助之耳謂二子方對呂
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
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

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
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
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遏之於爪牙去
就之初而捄之於摶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
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
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
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
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
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
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

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

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名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若從兩

子雲以大臣許兩生

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楊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

惠帝結裹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没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

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必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袒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强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盡亦反諸

季布明哲不終事項

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髠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

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强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

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借

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刼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刼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

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乎爲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

自以不寃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寃者勝於天下無寃民蓋天下無寃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寃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

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寛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

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

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

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

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

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

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

賈誼少年英銳

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

三表五餌

踈遜晩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

賈誼嬰撫在廷之臣

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著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

漢儒惟董仲舒純粹

賈生通達當世之務

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當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脩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踈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往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

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上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很暴虐宜君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

文帝不能用頗牧

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

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乎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

田叔善處母子兄弟之間

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五峯胡氏曰田叔恐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龜山楊氏曰鼂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甞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甞自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懐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

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爲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

竇嬰可謂不阿

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方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叅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叅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

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

卜式何不先衆人而為

水旱不對所由

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

二事得大臣之體

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

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

傳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唵勃時也惡模樣日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焉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裏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對采非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巳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毁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夫何

周公道德可尊

周公事業無窮

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盖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

擅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自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

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盖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盖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伏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

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巳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様子望之卽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

充國三代之將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
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
以遽而曰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
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
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
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
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
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彊而西戎坐消焉
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

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子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

丙吉問牛喘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

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
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
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
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
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
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
京邑之內盜賊縱横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
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
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

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
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
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
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
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
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
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
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寛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
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

丙吉不逮魏相

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豬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

後世儒者乃以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

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亟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

見況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

輩並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
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
義也消息盈虚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
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
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
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
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
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乘也不
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
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

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

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

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沐以尊爵厚祿刼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絶食而

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僞而盗之又欲誣汚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耳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明忘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若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

鄉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鈞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毋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

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下傳也莫不稱其賢其能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寃一辭釆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嘗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擧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張子房隱晦不露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鑿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

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可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强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

如子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
宜少有差失顧及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
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
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大尾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胷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帝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

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
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
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
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
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
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
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
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
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
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

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
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
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
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
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
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
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
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

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吴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

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致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

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巳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

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
如何顔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
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
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董貞不翅如糞
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
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
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
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即渉梁氏賓客

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者旨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

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彥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况無以逭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蓋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朱穆有羔羊之節

蔡邕不以朱穆為過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爲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

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
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
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葢剛大直方之氣折
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
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
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
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
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
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黄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昬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絶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大豪素非中人之黨苟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遶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

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樞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

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
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
武等之謀但欲速夬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
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
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
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
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
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
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
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

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践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葢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遇均而報異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絶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槖饘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臣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

邦有道則任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
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
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
下爲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
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
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
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
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
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

高祖非光武所及

漢之亂隤三綱之既絕掛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三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

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冑因人心
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
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独張步
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
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
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
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
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
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
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

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

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挺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其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

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

瑞一朝厭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彼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冊一旦死則歸罪於冊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冊之力使其

不服冊則其死必速矣〇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曽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

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昡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强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根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

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葢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黄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

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顔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大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咎在俱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

武於漢異或諸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

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三物也〇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盆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〇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

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門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

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旣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識破一事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

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
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
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
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
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
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
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
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敎爲之是實
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
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以有喜色且

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看卽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旣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

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荆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孔明有正佐之心

○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眞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

諸葛亮已近王佐

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

君子不可便休

孔明有儒者氣象

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

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昇而武侯所以無

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卽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旣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常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旣

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𡾰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收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歿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歿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三國人才可與權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

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宏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孔明處三國材大任小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

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
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
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
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
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
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
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
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
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
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

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

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

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

孔明寡欲食心之助

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

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凛凛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

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汩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冑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

孔明根本已固

浸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疾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疾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孔明可與禮樂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與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擸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又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九曰江陵屬荊州武

矦首陳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上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国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塲非帝之都也

齊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国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矦語也

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子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国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絶人之智者為之乎亏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

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矣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恐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制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閒關河冀

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
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
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
歟抑欲以晩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
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
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
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
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
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
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

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二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

建賢王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横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

鈎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眚之異亦深切
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
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
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
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
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
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
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
間猶幾以目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
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

可歎息也

溫嶠

南軒張氏曰溫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噫太眞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忽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

太眞念毋獨不得辭乎度其[illegible]不過以江左將與
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
所丧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則寧復有
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
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
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
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
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
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
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

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眞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舉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謨等皆以爲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爲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乎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

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淸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會尚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

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
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
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
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
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
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
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
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章孝
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
乃獻金熨斗嫓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

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謝安方略素定

南軒張氏曰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擣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算已在目中

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静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擾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内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

謝安誠與才合
東晉人物中傑出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郤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

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臨終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

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决矣

王猛 三秦豪傑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

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入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

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葢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禄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

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需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

靖節超越古今

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扳援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

無愧焉忘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慱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㪅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眞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

之柄而有㬎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且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

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巳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荊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旣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四賢君臣之義重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勑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

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騖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旣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爲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

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
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
高德儒之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
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
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
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
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
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都未有過

正緒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
之爲他不憒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
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
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
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
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
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
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
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
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

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如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子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

人主用相必要專一

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巳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巳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巳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

忠臣難遇

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别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

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眞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

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簒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及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

知裴公之可任君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
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
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
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
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
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
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

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旣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秖爲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

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

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氏曰楊綰爲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爲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

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必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

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
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
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之才之義之功

張巡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
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
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
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
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

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睃睃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

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友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

元城劉氏曰 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眞朋黨而不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其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之

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眞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
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謬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參絶哉○石守道採摭

人主致治之本

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借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内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〇人

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欒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

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

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

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
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
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
賭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
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
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
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塲如單超徐
璜也作恠一塲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
便作恠一塲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
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

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爲賞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末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末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

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
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
積敎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
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
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汚蹇淺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
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
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
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

○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爲之謀

真千古英雄之將

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眞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淩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

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爲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賔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淩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邪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

七制三宗何為不録

○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武

宗何爲不録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爲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redacted]睿惟其寬大故事爲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爲每闕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三